

# 善良是一剂药

◎一冰

还记得我小时候的一件事，我家有一个街坊，姓周，与母亲同辈，我要叫周姨。周姨人很好。那时候我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黑户。很多人都看不起我们，但周姨不一样，她不但尊重我们，还经常给我家周济那时候重似生命的粮票油票，我们一家都十分感激。

有一天，周姨忽然生病了，病得很重，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肝癌。医生已经不愿意治了，让周姨的家人把她拉回去，等死。那段时间，到周姨家里探望的人络绎不绝，我也陪同母亲送去了两斤红糖，大家都含泪做好了告别的准备。

可是，半个月后，周姨忽然挣扎着从病床上爬了起来。她把别人送她的东西又都退还了。每到一家，她总是说：“我一个要死的人了，吃这些好东西是浪费，不如留着给大家过日子吧。”她退我们红糖时，还增加了两瓶罐头。母亲不愿意收，两人几乎吵了起来。周姨走后，母亲流着泪又拜起了菩萨：“菩萨你睁睁眼吧，周大姐是个好人呵！好人为啥还让她遭这个孽呵！”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母亲的祈祷，菩萨睁了眼……，又过了半个月，周姨的病好了！她又和往日一样活跃在我们

留炼法轮功的当保管最让我放心



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珠江三角洲的企业纷纷倒闭，开始裁员，我们的企业也开始裁员，保管员要由原来的十人减为一人。

消息一传开，保管员纷纷开始行动，对人力资源部长解部长展开公关，搞得解部长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解部长最后只好硬着头皮找老总拍板。

老总看了名单后当机立断，“就留那个炼法轮功的。”

解部长说，“王保管比他资历高啊。”

老总道，“那个当过共产党书记的资历是高啊，吃喝嫖赌谁也赶不上他，仓库交给他，还不如交给狗。”

解部长又说，“宋保管是研究生毕业的啊。”

老总又道，“那个网吧游戏高手啊，一天能抽两条烟，烟头随地丢，仓库交给他，我得给他配台电脑上网、还得配个灭火队。”

解部长又说，“可那个炼法轮功的……。”

老总生气的对解部长说，“你这个部长真让我失望啊，那个炼法轮功的来咱们公司当保管也有六年了，他报过一次医药费吗？他请过一天病假吗？他的仓库丢过一件物品吗？他跟我计较过一次工资奖金吗？他受过一次处罚吗？他不抽烟、不喝酒，

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人品好、身体健康，我这个公司运行了十几年才遇到头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你啥也别说了，就留那个炼法轮功的，留炼法轮功的当保管最让我放心。”（文/郑立珠）◇

# 明慧週報

副刊

第 192 期 2008 年 12 月 12 日

的眼前，虽然瘦了许多，但精神饱满。医院的医生都被惊动了，他们又为周姨做了检查，周姨的肝癌居然被控制住了；不但控制住了，三年后她的肝癌又消失了，一直健健康康地活到了现在。

若干年后我做了医生，开始琢磨这件事，我查阅了多种资料。有一天我跟母亲谈起周姨，试图用我专业的分析解析周姨的康复原因。母亲听后，沉默良久，说：“善良是一剂药呵！”

我悚然一惊，眼前顿时一亮，是呵，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虽然我是个医生，但我宁愿相信母亲的话。善良是一剂药，可以治病，可以诞生奇迹。老话说“好人有好报”也是这个意思。我从此发现，世界上的很多奇迹，都和善良有关。◇



花甲老人屡遭迫害而今又陷牢

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因坚持信仰真、善、忍，在劳动教养院被强行用手铐铐了 14 天后，一名警察又给她上大背铐，在她疼痛难忍的情况下，警察又抬脚猛踩她的胳膊，老人惨叫一声昏死过去，而此时周围持续充斥的却是警察下流而不堪入耳的叫骂。

你或许觉得上面这一幕是发生在文革时期，但它却是发生在今天的黑龙江省佳木斯劳动教养所的真实一幕。大背铐就是一只手在肩上往后拽，一只手在腰部往后拽，两手在后背对一块，扣在铁床里边的横梁上，人不能坐、不能躺，只能半悬在地面上。床距地面半米多高，身子向下滑，整个身子重量全压在两只手上，一会汗水就湿透了头发衣服。

受酷刑的老人名字叫费金荣，女，今年 60 岁，满头白发，曾是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审计局的一名干部，生性耿直。在修炼法轮功之后，费金荣摆脱了几十年的附体折磨，重获新生。1999 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费金荣在 1999 年和 2002 年两次被非法劳教。在劳教所，老人受尽凌辱，受酷刑无数。由于坚持信仰劳教所还将老人非法加期 130 天，2005 年 5 月末才被释放。

2008 年 11 月 22 日，花甲老人费金荣到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又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进绥滨县看守所。目前老人绝食抗议，到 12 月 7 日已经第八天。◇

在法轮功学员讲  
真相的交谈中，常听到无神论的国人一句  
颇具中国特色的经典

“名句”：“我什么都不信，就信我自己。”言下之意是，他这个人很有主见，他能主宰自己。

言者豪气十足，关键在于讲这话的人真的明白什么是“就信我自己”的内涵吗？什么是“自己”，哪个是你真正的“自己”，这些基本的概念未必被很多人思考过。

### 人实际信的不是自己，是观念

为什么有人“杀人”被判刑死后又后悔万分，若真给他重来一次，可能就不会去选择“杀人”了，可见那时的“自己”并非之后的“自己”，至少对“杀人”之事的理解不同。人类没有后悔药，但是后悔的事天天发生。可见那些“自己”是不稳定的、漂浮的、变化的，有时是不负责任的。其实，也没法怪这个“自己”，实质上这个所谓的“自己”不是真的“自己”，是被各种观念包围着、左右着，而观念是成长过程中被教育、培养成的。说来说去，中国人的“什么都不信，就信我自己”实际上是用自己的观念在骗自己，而依附在中共无神论的思维之下尤为可怕，它实实在在地阻碍着人碰到那个真正的“自己”。

### 国人的观念来自于无神论的变异政治生态

国人中，很多人都被中共迫害过，也在骂中共腐败，甚至激烈地反对中共独裁专制，在他们的观念中是有对中共否定的各种成份。但是很多人却根深蒂固地保留了党文化洗脑中最根本的观念：“无神论”。这就注定了他们无法寻回那个真正的“自己”，却又必须面对中共花样翻新的各种宣传手段，无奈选择保护性地“信自己”，实际是信了自己的观念，而可悲的是，这个观念却是几十年来在中共党文化中的一套变异统治中积累的生活经验，被这样的观念主宰，是中共害人的另一种悲剧。

比如，有人因为共产主义幻想的破灭，生出对中共过去“造神”的政治运动的极端反感，这样的人虽然对共产党不满，却会对人间出现的正常的虔诚信仰瞧不起，认为是搞盲目崇拜；对人发自内心地对下世度人圣者的尊敬，会用中国人当年被政治欺骗而崇拜毛像去类比；对人间发生的天意警示、各类神迹现象则不相信、不思考，异常麻木。

他们会以“过来人”的诚恳态度，告诉你不要迷信、不要过激、不要受欺骗，表现出共产教育的特征是对信仰的不理解与不尊重。其实，恰恰是中共长期运作的非正常人类的政治生态带给这些国人的心灵创伤，借由没能摆脱的“无神论”的束缚，而不得不活在党文化

# “什么都不信 就信我自己”之谬



的思维意识之中，不能自醒，使得党文化继续在身体里发酵滋长，却不自知。

### “你们的师父到底是神？”

有一次，一位如此思维的老学者对法轮功学员严肃地指问：“告诉我，你们的师父到底是不是神？”

该法轮功学员平静地反问道：“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你能先告诉我，你关于神的定义是什么？”

老者顿时语塞。国人中很多无神论者都会对有神信仰的群体予以党文化思维的挑战，但往往自己连基本的“神”定义都没有琢磨过，却喜欢作毫无意义的“人”与“神”的鉴定。

法轮功学员表达他个人对神的理解：不是说在人间会飞，不吃不喝就是“神”。瑜迦有飞行术，有人会辟谷不吃饭，这都是“术”而不是“神”。人是神造的，人与神生活在不同的空间，人是看不到神的。但神真要以人身下世行在人间，最大的特征就是能无条件地善化人心。

众所周知，法轮功在1992年传出后，无数人群在修炼后身心受益，道德升华，自愿追随宇宙真理大道，99年至今面对最残酷的打压，仍不放弃“真善忍”的生命实践。可见《转法轮》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本书，不是普普通通的人间说教。尤其是在人心道德下滑、物欲横流、金钱崇拜的无神论社会能够促成如此大范围的善化人心的神举，这就不是人力所能为之事。

显然，在这样的历程中，法轮功学员对他们师父的尊敬是发自于返本归真的“自己”的真实内心，与国人经历的无神论的政治闹剧而被党文化观念左右的那个“自己”的表忠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犹如天地之别，也不是一个层面的话题。（文/任百鸣）◇

### “看到地狱”的时候已经晚了

李太文，在任河北唐海县看守所所长期间指使犯人看管并殴打大法弟子，后暴病身亡。在有病前，他对大法弟子说：“我不信善恶有报，我只相信现实，没钱活不了。得好好过日子，谁也无法弄共产党。你们说有天堂地狱，我不信。要不死后我去看看到底有没有？”结果晚上就有病，没过几天就暴死。他死那天，看守所上空北边，响了七个炸雷。◇

